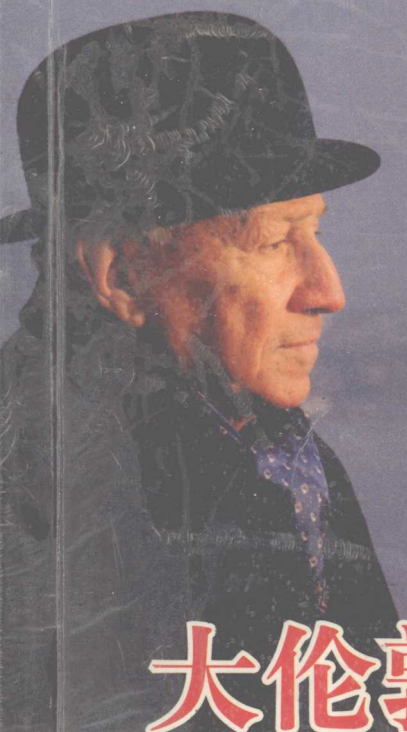


体·验·世·界 丛书

TIYANSHIJIECONGSHU

Dalundun Xiaoyingguo



大伦敦·小英国

大伦敦·小英国

李 平 著

……你走遍了伦敦也就走遍了英国。
如果你在游览伦敦时，越是感觉到伦敦是
个国际大都市，那么，在你体验英国时，就
会越发觉得英国不过是个蕞尔小岛。

四川人民出版社



Dalundun Xiaoyingguo

大伦敦·小英国

李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伦敦,小英国/李平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1

(体验世界丛书)

ISBN 7-220-05302-9

I. 大...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789 号

DALUNDUN, XIAOYINGGUO

大伦敦 小英国

李 平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出版发行

网 址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董孟戎(028)6664144

周靖明

杨 潮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6679239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50mm×1168mm 1/32

6.375

4

150 千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1-5000 册

ISBN 7-220-05302-9/I·818

13.5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序 只嚼生活不嚼字

我们刚从伦敦回来时，有家报纸就说要给李平开个专栏，约他写写伦敦的事，但却不见他动笔。当时，他正与复旦的陈思和等一千人编《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同时在出版社的催促声中，又与我拼命赶写《错位人生：米兰·昆德拉》，还被刚复刊的《东方》杂志拉去帮忙，还与一帮朋友在编《中国银幕》杂志，还要应付各路朋友的临时性约稿等等……两年过去了，伦敦的事儿我都早忘得差不多了，他倒又来了劲儿，就像老牛反刍一样，把我们在伦敦的生活又吐出来咀嚼一番，还津津有味。

李平写东西总是很快，像做个人物专访之类，下午去，晚上写，第二天早上就交稿。一本近20万字的海德格尔评传，读书读了有半年，可真正写起来也就两个月。但这本游记一写竟写了三个多月。当时我就觉得奇怪，真的是在“咀嚼”还是把它当论文了？我就来了兴趣，抽出其中的一章，本想随便翻翻，这一看就丢不开了，便从头读起。他写得快总没我读得快，读完了就追着他写。他写一章我读一章，伦敦的生活便鲜活地重现在我眼前，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这本游记是如此地吸引我，我以为这只是因为我身份特别，他写的一切都是我亲身经历过、体验过、感受过的。但是，我们



大伦敦 小英国

Da Lun Dun Xiao Ying Guo

外语部的同事一读也上了瘾，大家都争相“预订”，要求享有优先赠与权。我说，凡去过英国的都有份，没去过的就免了。被免赠者便调侃地说：我们自己掏钱买还不行么？！

关于留学生的小说很多，虽然看起来也很真实，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关于英国的旅游书籍也不少，而且知识丰富，但知识毕竟只是知识。大家都说，就怕文人酸，怕他咬文嚼字。李平的这本《大伦敦，小英国》既有小说的味道，又将有关英国的人文知识融入生活的感悟之中，只嚼生活不嚼字。

无论是小英国，还是大伦敦，有关英伦的话题，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说不完。这本游记好就好在并没有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只是记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英国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起码有两点：一是真实，一是巧妙。我们外语部的同事读了几章后，就肯定地对我说，你肯定也参加了，里边有些话就是你的话，连口气语调都一模一样，而我被深深吸引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它的真实。书中的内容除了我们共同的生活，还有许多人文和历史知识，比如关于英国的过去与现状，关于莎士比亚与英国作家，关于剑桥与牛津等等。介绍这些内容的书，平时我们见得也不少，但很难找得到阅读的快感，而这种味若嚼蜡的“知识”，他却总能妙笔生花，表现得兴趣盎然，让你掩卷而乐。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他的独到见解，比如他对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与印巴人的比较分析等等，虽然限于篇幅，只能简单讲讲，但也是他在英国曾做过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这些通过对伦敦的“品味”而产生的思想智慧，又是在一般旅游书籍中难以找到的。

很荣幸，我也成了书中的一个“艺术形象”，但更让我感动的，却是他写活了我在英国认识的那些朋友们。书中许多人物他都新取了名字，有的人物也保留了原来的名字，比如我们的第一个房东老太太琼和她的好朋友罗丝。但不管是用真名还是假名，



一读到他们，我就倍感亲切。特别是约翰和石磊，完全就是我们在伦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游记中不多的几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们看起来平凡而普通，但却真诚而动人，因此，这本游记也就成了我最珍视的人生记录之一。

李平说，这本游记不是一本纯粹的“旅游指南”，但我相信，它会是一本很实用的去英国留学的“生活指南”。

启 宁

2000年11月29日记于北京



目 录

序 只嚼生活不嚼字	(1)
1. “出关”与“入关”	(1)
2. 与太阳同行	(8)
3. “莫瑞修斯”朋友	(15)
4. “光荣孤立”	(21)
5. 女人善变	(29)
6. 凉快一夏	(36)
7. 职业房东	(42)
8. 寻找新家	(49)
9. 遭遇华侨	(55)
10. 男人的软肋	(61)
11. 英国情人	(68)
12. 怀特岛之旅	(77)
13. 体验英国	(84)
14. 逃离布莱顿	(93)
15. 行色匆匆	(101)
16. 离别与艳遇	(110)
17. 神秘的“小巫婆”	(118)



大伦敦 小英国

Da Lun Dun Xiao Ying Guo

18. 长夜难眠	(127)
19. 远征爱丁堡	(135)
20. 生活变奏曲	(143)
21. 近看伦敦	(150)
22. 炸弹事件	(160)
23. 索荷探险	(165)
24. 寻访莎翁	(173)
25. 周末出游行动	(181)
26. “出关”与“入关”	(188)
后 记	(195)



1 “出关”与“入关”

在办妥护照之后，我满脑子里老是出现两个词：“出关”与“入关”。

在我想到这两个词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总是很平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实际上心里总是一阵乱翻腾，说不出是悲伤还是激动。平时，我们也常说这两个词，说“出关”时，正好代表着悲伤，而说“入关”时，则正好代表着激动。

以前，我们说“出关”，常常指老一辈的关内人出走（山海）关外，去东北漂泊闯荡。那总是与一些悲伤的故事连在一起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入关”，却是近几年才流行的，是指我国将要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组织，后来，该组织又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所以，又改称为“入世”。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既面临机遇又充满挑战，因此，总是令人激动的。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此时所说的“出关”与“入关”，跟以前所说的“出关”和现在所说的“入关”都毫不相关，但是，心情却总是不能平静。

当然，这并不难理解。只要能走出国门，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身份，只要能跨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出去开开“洋荤”，对于被封闭了多年的国人来说，也是有理由悲伤，也有理由激动的。别的不说，仅仅是拥有一本护照，也不是每一位国



人都能够享受到的殊荣。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的证明，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以前只有一大家子捆绑在一起的“户口簿”，现在也只是一张被塑封成卡片似的“身份证”，要不是你被批准可以出入海关，谁会想到给你一本厚厚的护照呢？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我在“出关”与“入关”问题上翻腾出来的复杂感情，不是我非要在精神上进行自我折磨，而是我必须面对所有人谁都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场面。

在八个半月前，我送宁出关时已经面对过那令人心跳心酸又心寒的场面。当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时，有许多曾经经历过“出关”与“入关”的朋友，就传递来不同的信息：这个说，东西要尽量多带，衣服床单鞋子靴子就不用说了，重要的是菜刀千万不能忘，礼物切忌不能少；那个说，东西要尽量少带，箱子只能一大一小，大的托运一定要轻，小的自己拉着扛着重点就重点，不然，肯定过不了关。于是，先是一样一样往箱子里装，后又边装边用人体秤来称，一样一样地往外捡。最后，还是朋友托朋友，一直托到机场的边检站。结果，托运的大箱子究竟多重也没看清，便“啪”地一声贴上标签放了行。但我们也亲眼看见了一位托运行李超重的国人几乎走不了路的尴尬场面。

而这个八个半月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尴尬，在 255 天后终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用为出关的行李而发愁的。穿的不会太多，盖的不用操心，最重要的菜刀也不用再带，最多也只是另外自备两本英汉和汉英辞典，再带上几本防备异乡寂寞的中文书。然而，临行前，宁从伦敦接连发来几个 E-mail，说是一个在伦敦开中医诊所的朋友让带些中成药。朋友之托哪能拒绝，何况药能带多少？又能有多重？没想到，送来的是满满一大箱子，看着都让人害怕，该不会被海关官员当作是走私犯了吧？更令人沮丧的是，为了返程能与宁同机而归，已经订了中国民航的班机，又为了选择最便宜的价格，买的是星期天的机票。而问题就出在这



星期天：原来托的朋友的朋友，星期天是不上班的，因此，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硬着头皮去闯关了。

来送机的朋友中，也有见过世面的，让我先别着急去换登机牌，先找找出公差的人，最好是找组团出国的团队，他们大多没大件，而且，人多行李少，超了重也不会计较，只要过了关就没人管了。但我的心里仍没底，找不到人怎么办？

生活真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哪壶不开它就提哪壶。这天，我以为自己早早地就来到了机场，可换票台前已经门可罗雀，大家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于是，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站在那儿，我左顾右盼，就没有一个团队出现。零零星星地赶来几个人，又都急急慌慌地换了登机牌就没了人影。当时，我心里真是一个恨呀，大家怎么都这么激动，早早地就走了呢？

几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知道，我已经别无选择。

两位民航官员似乎早就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行李箱刚交上去，机票就被推了回来：“不行，超重 12 公斤。”

12 公斤？那不得把半箱子药品都掏出来？我真怕他们发现箱子里那些花花绿绿的中成药，万一真的说我走私“国宝”，扣在这儿，不把等在伦敦的宁急疯了才怪。怎么办？我心一横，不就超重吗？不就想要钱吗？我似乎想英勇一把，按两位官员的指点，一手一个箱子拖着拉着来到超重行李交款窗口。没想到，开口竟向我要 1270 元。我以为他看错了，大声地告诉他：“只超重了 12 公斤！”

“没错。”他不会错。我想，即使他错了，也不会认错的。交吧，可我真觉得冤得慌。而且，我的钱包里还真没有这么多钱。去英国，我带这么多人民币干什么？

我非常悲伤地又回到候机大厅，找到仍等在那里的朋友们，几乎是含泪看着他们一包一包、一盒一盒地往外掏。我看着他们无言的动作，在经历喜极而悲之后，又悲极而怒，突然制止了他们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劝说，重又冲向了换票口。我知道我几乎

1

「出关」与「入关」



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想太软弱。

“不行，还超。”

“超多少？”这次，我当着民航官员的面打开了箱子，掏出了一双运动鞋，示威似地挂在脖子上。

这时，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怎么办？我一双眼睛盯着对方的两双眼睛，一头大汗顺着额头悄悄地流到眉毛上，又一滴一滴地掉到眼镜片上。我的手动了一下，想摘下眼镜擦一擦，可突然又止住了。我怕别人以为我在哭。挺住！我咬紧牙关，命令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位官员相互对视了一下。我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我很想告诉他们，其实用不着这么为难我，我只是一个穷书生，我只是想帮一个朋友的忙，我只是……，然而，我什么也没说，我想，我说什么也没用，就我这样子，他们一看也知道榨不出多少油水来的。但我还是担心，他们要是还不为所动，我也就彻底垮了。然而，他们却笑了：“超7公斤，免了吧。”说毕，手起印落。我不知道他们盖了个什么章，只是一把抓起登机牌，很真诚地说了声“谢谢！”就这样，我的胸前挂着一双运动鞋，胆战心惊地通过了安检，又在大家怪异的目光中登上了飞机。

“出关”怎么总是与悲伤的故事有缘？这难道只是我不祥的预感？坐定之后，刚才闯关成功的喜悦立即又被挥之不去的沮丧所淹没。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一位朋友的告诫：“出关容易入关难。”这位朋友知道我的英语还远没有自如到可以接受海关官员盘问的程度，早为我准备了几页对付盘问的“文稿”，让我在飞机上温习几遍，免得被英国佬扣在机场，再遣送回来。说得真够吓人的。

但我也知道，这并不是自己吓自己。宁也曾在E-mail中讲到过她入关时的小插曲。她说她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入关时，正好遇到著名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虽然，他是以中国现代



文学馆馆长的身份，被英方专程请去的客人，但就因为他不能用英语进行对话，被盘问了好半天也不肯放行。要不是宁主动帮忙作翻译，还不知要闹出什么麻烦。可此时，我却凝视着胸前这双臭鞋，暗暗地笑了。管它的，就让这双无坚不摧的臭鞋为我开路吧，大不了，再步舒乙先生的后尘，说不定也能临时找个翻译什么的。

于是，我轻轻地从胸前取下运动鞋，小心翼翼地放在座位下，按事先定好的计划，从背包里取出萧乾先生 50 年前写的《海外行踪》，准备在重温萧老的海外生活中度过机上的十小时。这本书我曾读过多遍，前些日子，在纪念“二战”50 周年的热潮中，我还曾发表过一篇“重读随想”，题为《行者的冥思》。我想，现在再重温一下当时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在伦敦的思绪，也许可以重新培养一下自己对英国人的好感。

果然，效果不错。一见萧老的这本书，心中迷乱的情绪立即就安静了下来。十个小时的航程，也就在这断断续续的阅读中结束了。

十个小时的空中旅行虽然很轻松，可是，随着飞机在伦敦上空的降落，我的心也跟着变得沉重起来。如果“入关”真的比“出关”还难，这总是令人头痛的事。为了避免出关时孤军奋战的情况，抢得先机，以便找到“志愿者”的援助，飞机刚一停稳，我便早早地离开了座位，顺着人流，鱼贯而出，三步两步越过珊珊而行的旅客，冲到了最前面。

然而，没走几步，却又失去了自信，像一位骑着瞎马冲入黑夜的盲人，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原来以为，离开机舱便可以立即冲到海关出口，可没想到伦敦的希思罗机场简直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宫，不仅通道纵横交错，而且每条通道仿佛都没有尽头。身在其中，会令人产生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恐惧感。虽然，也可以从通道边的指示牌上辨别出大致的方向，但是，当出现两个类似的出口标志时，却完全没有了自信。于是，只好放



慢脚步，等着后边的大队伍上来。

果然，出口的选择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我身后第一个冲上来的是一位胖大嫂，在机上，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上飞机，我看书，她睡觉，几乎没说一句话，而且，她外表上看上去就像一位刚进城打工的农村大嫂，我也没兴趣跟她说话。本来，我以为找到了一位临时翻译，一看是她，心里早已凉了半截。但看她又一副自信的样子，便试探着问了一句，不想她竟是跑伦敦这条线的老客。她倒没在意我在机上的冷淡，热心地告诉我，我们这班飞机的旅客只能走三号出口，而且，内外有别，手持英国和欧共体以及美国、英联邦国家护照的旅客，不用排队，可以走绿色通道直接入关，而其他则必须等待海关的检查。

我跟着胖大嫂跑得飞快，甩开众人，与先到的一班飞机上的旅客会合在一起。这群旅客大概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地区及东南亚一带，几乎全是一家一家的倾巢而出，老的老，小的小，吵吵嚷嚷，把一个人关大厅搞得乌烟瘴气。我们混杂其中，就像在一个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当然，噪声可以不去管它，反正也听不懂，可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总也不习惯，让人有些心烦意乱。

在英国排队与中国不同，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分成几队，前后只能一直走向各自的窗口，而是全都排成一条长龙，到头上再分别走向不同的窗口。这样虽然给了每个人公平的机会，不会为排错队而苦恼，但是，今天我却宁愿冒着排错队的危险而紧紧地跟着胖大嫂。然而，当我眼睁睁地看着胖大嫂离我而去时，心里顿时一阵发虚，知道又将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了。我很有些无聊地数了一数，我面前这一大溜，竟有 17 个窗口，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海关官员呢？

终于轮到我了。我拍了拍重又挂上的运动鞋，心里暗暗叫了一声：“老伙计，祝我们走运！”

希思罗机场的海关窗口，其实并没有窗口，而是跟北京首都



机场换登机牌的柜台差不多，只是更小，跟一张小课桌差不多。我与海关官员面对面，距离不足一米。我几乎忘了向对方问好，就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大摞文件一一放在柜台上。我面前的海关官员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他果然注意到了我胸前的运动鞋，但并没有流露出我预想的诧异神情。他在拨弄了一番我的各种文件后，用浑厚的男低音向我要银行证明。这时，我仿佛才如梦初醒，虽然我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什么，但本能地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并没作答，只是熟稔地从众多文件中为他挑出了一张打印纸的银行原件。这是宁早就从英国寄来的银行清单。在办理签证时我已经搞清楚了，去英国最重要的有三个文件，一是对方的邀请信，证明有人接待你，不会成为盲流；二是银行的清单，证明你有权，不会去打黑工，更不会靠抢银行为生；三是住房证明，保证你有地方过夜，不会流落街头。

看着他认真地辨认银行清单的真伪和数目，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等待着他的发问。这时，我看见胖大嫂已经通过了海关检查，正向我挥手致意。在那一刹那，我几乎要向她求援了。然而，我却听到对面传来的男低音：“OK！”而且，我仿佛像听母语一样自然而然地听懂了他的祝福：“祝你在伦敦愉快。”而我也一下子全部回忆起了原先准备的一大堆“讲演词”，随口就冒出了一句：“非常感谢，我妻子就在外边等我……”这时，我终于看到这位一直都不苟言笑的英国人那令人难忘的会意的一笑。

刚一走出机场大楼，我就看见宁在向我招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招手，但我还是一眼就看见了妻子。当时，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就像我在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中看见的一幅经过特别处理的电影画面：所有的人都是黑白的，只有那个小姑娘身着鲜亮的红衣服。宁拼命地挥舞着双手，像一个迎接外宾的小姑娘，口里喊着“欢迎！欢迎！”。我终于有些激动起来，可手里的拉杆箱，还有身后的背包和胸前的运动鞋，却让我怎么也奔跑不起来。然而，我十分肯定，我当时并不觉得沉重，



也早已忘记了出关时的悲伤，只是真切地体验着入关的激动。

2 与太阳同行

中国民航星期天飞伦敦的航班只有一班，夏季的起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下午 2 点 20 分。起飞后，先是往北偏西插入蒙古、俄罗斯，再一路往西向南，经过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诸国，最后飞临北海，进入英伦三岛。从平面地图上看，仿佛是在地球的北半球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但据空中小姐说，在空中，这条航线几乎是一条直线，是从北京飞伦敦的空中最短路线。

走这条航线，从北京到伦敦大约为 10 个小时。北京与伦敦的时差是 8 个小时，到伦敦时，当地时间才下午 5 点零 5 分。也就是说，只用了不到 3 个小时的时间。由于主要航线都是向西，因此，飞机在空中一路追赶着太阳，几乎就是与“太阳同行”。在北京登机时，太阳就挂在窗口上，到伦敦后，窗外仍然高悬着一轮不落的红日，好像这一切都在印证，英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然而，在我去英国之前，感情上最不愿意接受的说法，就是这个“日不落帝国”。甚至于我曾幻想，到英国后，一定要找机会问问某个英国人，以前的“日不落帝国”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日落西山”了？当然，我并没有真正想要去问谁，我觉得这有点欺负人的意思。这不仅因为英国事实上已经没落了，而且它的没落，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曾为人类和平作出了重大牺牲。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已经让位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沦落到第三“霸主”的地位，甚至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差距已经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了。所以，人们常常只说“两个超级大国”，而不说“三个超级大国”。而造



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应该说都在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而美国则完全是靠发战争横财而一夜致富的“暴发户”。英国人为了阻止德国的称雄，虽然也有很重的“私欲”，但他们的选择毕竟也成全了世界和平，而且是那样的无怨无悔。我有什么理由非得要人家难堪呢？

飞机在与太阳同行，窗外始终阳光明媚。而我坐在机舱里，也一直在与“日不落帝国”同行。临行前，我特意找出萧乾的《海外行踪》，其目的就是想让萧老在 50 多年前对英国人民的美好感情感染我。在我们这代人一生所受的教育中，几乎没有留下一星半点对英国人的美好印象，而只有在萧老的战地报道中，我才知道了英国人在二战中面临德军轰炸时，是怎样的沉着镇静，怎样的乐观豁达。我希望能有充裕的时间重温这种好感，并把它带在身边，带到英国的土地上，带到普通平凡的英国人中间……

就我们这一代从 60 年代开始接受思想文化教育的人来说，对“英国”的最初概念，大概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对具体的“英国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又都是从电影故事片《林则徐》中得到的。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仿佛就完全是因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而永远地与“耻辱”连在了一起。因此，从我开始接触到中国近代史的那一天起，就对英国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之情。

这种感情的产生，也许还因为我与中国历史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感情。应该说，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充满兴趣，在下乡当知青的那段时间里，也惟有历史长河中的风云变幻可以慰藉我那孤独的心。但对于中国历史中那段令人心碎的“百年近代史”，却始终怀有一种排斥心理，不愿意一次次地去咀嚼那难以下咽的苦果，每次阅读都成为了一种撕扯“伤疤”的痛苦。于是，《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以及《北京条约》等等各种丧权辱国的内容，在我的脑子里就像一团浆糊。而且，我还挺会自我安慰，说“这不能怪我，实在是因为那段历史不堪回首”。